



老共青團員的故事

共青團河南省委員會宣傳部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目前，各地正在深入的开展“怎样作一个共青团員”的教育活动。为了配合这个工作的开展，使廣大青年學習的更好，受到更大的教育，我們特編輯了这本小冊子，作为廣大青年的學習讀物和团組織進行“怎样作一个共青团員”教育活动的参考材料。

这本小冊子，以“老共青团員的故事”为書名，除搜集了八篇老共青团員的文章外，又选了几篇反映当代共青团員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生动地反映了我們的革命前輩——老共青团員們和当代的优秀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們那种热爱人民，舍己为羣，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怕困难的英勇的革命事迹和高尚的道德品質。

現在，我們所生活的环境和青年革命者們所处的环境有了很大不同。但是，他們那种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質永远是值得我們景仰和學習的。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仍然有不少新的困难，这就需要我們青年一代，繼承并發揚老一輩的革命精神，把青春獻給偉大的、壯丽的社会主义事業。

共青团河南省委員會宣傳部

1957年9月

目 錄

痛悼兩時……………陳琮英(1)

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紀念偉代英同志殉難26周年……………沈葆英(6)

祖國青年們的燦爛花朵

——憶“少共國際師”……………肖 華(14)

回憶土地革命時代湘鄂

西蘇區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生活……………以 平(24)

在紅色的搖籃里長大……………張金錫講 黃伊整理(28)

共青團——我的母親……………溫濟澤(37)

要像個共青團員的樣子

——訪老共青團員李毅將軍……………陳 模(44)

訪老共青團員肖章同志……………丁 化(48)

劉胡蘭同志：

你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里……………永平、健民(51)

特級英雄黃繼光……………(57)

最後一滴救急水……………冷 楓(61)

走向智慧的大門

——記双目失明的青年勞模羅木命……………茵 子(76)

痛悼弼时

陈琼英

弼时同志，你在不应该逝世的时候逝世了！这是党和人民的大损失。作为你的妻子、同志和学生的我，有说不出的悲痛！然而你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永在，你给我们的伟大教育永在，你是不朽的！

你是模范革命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你三十年如一日的革命工作，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你不但以语言文字而且以实际行动教导我们爱什么人，恨什么人；教导我们如何严肃地生活，忘我的工作，孜孜不倦地学习；教导我们如何克服困难，坚持战斗，藐视敌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不屈不挠；教导我们如何把毕生的全部智慧、才能和精力献给党和人民革命事业！

你生长在贫困的家庭，你从小受劳动，受劳动的母亲。你八九岁在离家十里路外的一个小学里念书的时候，便知道怎样为你母亲代劳了。假期回家，你代母亲做饭，但不会洗米。要母亲晚上把米洗好。等她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已经把饭煮熟了。你不但受劳动，而且受学习，你四五岁便喜欢写字了。桌子对于你太高了，你便把小凳子放在大凳子上，于是坐在小凳子上写。你十岁便在小学毕业了，于是自己背着包袱，跟着父亲到九十里路外的长沙进中学。天热路长，你的脚底起泡了，但你忍住痛，一声不响，怕你父亲知道，心里难过。你象爱护母亲的心一样爱护父亲的心。在中学时期，家里每学期

只能供給你一吊錢（合一百個銅板），你一個小錢都不亂用，衣服都是自己抽時間洗的。你因為家庭經濟困難，無法升學，決定到法國去勤工儉學，後來錯過了機會，但不久以後，你終于到蘇聯進東方大學學習了。

你在一九二四年回國後，即負責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工作，同時又在上海大學教俄文。第二年你準備回家看看老父母，並接我出來。船票買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這時你突然接到組織的通知，要你到北京開會。你毫不猶疑地服從組織的決定，馬上把行李搬到另一隻船上，到北京去了。

當王一飛同志接受你的委託，把我帶到上海的時候，你也從北京回到上海了。你住在小亭子間里，除了一張床、一張桌、一個書架，簡直沒有什麼了。你做實際革命工作，還得抽時間教書，沒有一點兒空。在白色恐怖的威脅下，你得常常搬家，常常吃大餅油條過日，直到我們結婚以後，才由我做飯吃。我做的是秘密交通工作，搞油印。你有時天亮才回來，我要等著給你開門。給你弄飯吃。但你總不要我弄飯，常常喝些白開水便算了。你睡了兩三小時，又要起來出去工作了。我每次看你穿一件灰色舊棉袍出門去了，總是深受感動。你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交給了革命工作。你在馬路上隨時都可能碰到危險，你常常碰到巡捕和暗探“抄靶子”，但由於你的機智和鎮靜，沒有發生什麼事故。

一九二八年十月間，你被派到安慶、蕪湖等地去巡視工作，在南陵開會時被捕了。你在被押解到蕪湖去的船上設法帶信給我，把你的口供告訴了我，說你是長沙我五哥的紙店里的學徒。黨也知道你被捕了，黨領導我營救你。我抱著孩子搭乘煤車趕往長沙，煤塊落在孩子的頭上，一片鮮血。到了長沙，我和孩子的手都凍壞了。我記得很清楚，這個孩子在你出獄後

我們在上海会面时病了，死了！

你在監獄里受尽苦刑、毒打之后，又上过杠子。你咬紧牙关忍受了，昏过去也不說半句真話。你爱护党远远超过爱护自己的生命，党爱护你也象慈母爱护自己的好儿子一样。党想尽办法把你营救出來。

我們在上海会面的时候，你的身体坏透了。毒刑糟蹋了你的健康。但你連想也沒有想到休养。你一天都不休息，到处找文件看，找材料看，要加速度地补看你在牢里那一段时间沒有看到的東西。你日夜工作，有时深夜三四点鐘才回來，从來沒有过足夠的睡眠。

出獄后六个月，你又在上海被捕了。那天早晨，落着大雨，你出門开会去了。你說十二点鐘回來吃中飯，下午还得出外开会。我等到十二点鐘，你沒有回來；等到一点、二点、三点……直到第二天清早，你还没有回來。我赶到罗迈同志处去打听消息，他說你被捕了，党正在設法营救你。你这一次又受尽了苦刑。敌人不但毒打你，狠狠地踢你，还用过好几次电刑。你背上兩個大窟窿，直到三个月后还没有痊愈。你沒有一点口供，党又一次領導我想尽办法把你营救出來。

第二次出獄后，你被調到漢口工作。那时白色恐怖多厉害呀。党派到漢口工作的三十多位同志，絕大多數都被捕、被殺了。他們都是你領導的，他們为了爱护党、爱护你，寧死不說出你的住址。我們要永远紀念这些英勇牺牲的烈士，他們會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党的光榮和你的安全。

一九三一年三月，党派你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你走後一星期，我生了孩子。不久之后，由于叛徒的出賣，我被捕了。我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被押在潮湿的牢房里，蚊子成羣結隊地咬着我和孩子。敌人多次審

問我，威脅我，我始終保持着黨的純潔和光榮。那個叛徒因得不到敵人的信任而終於被殺之後，我和孩子又被解到龍華牢獄去喂臭蟲了。敵人又多次審問我，威脅我，我依然沒有供出什麼。在你長期的直接領導下的我，是絕對不可能在敵人面前低頭的！

我出獄後接到中央蘇區周副主席和你的電報，叫我到那里去。為了旅途的艱難和工作的方便，我不得不把跟我一同坐過牢的孩子交給你的老家。

我記得在長汀碰到你的時候，正是一九三二年的國際婦女節。你早已聽到我被捕的消息，你說當時非常難過，但沒有影響過你的工作。我們是革命的夫婦，同是黨的兒女。我們的愛情是融化在對黨、對人民的愛情里的。

不久黨中央從江西宜都遷到福建汀州，後來又遷到瑞金。在敵人的封鎖下，沒有糧，沒有鹽，我們和全體同志們的生活都是很苦的。你睡眠不足，常常生病，瘦得可怕。但你從來不把自己看作病人，依然日夜工作。在整個區域都感物質困難的情況下，我怕你支持不下去，只好賣了幾件從白區穿進去的衣服，買些雞蛋給你吃。在這樣生活困難和工作緊張的環境下，你並沒忘掉學習，並經常告訴我不忘學習。你說這是自己的地區，可以毫無顧慮地進行學習。

一九三三年五月間，我們被分配到湘贛邊區工作，你擔任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治委員。第二年七月紅六軍突圍，我剛在三個月前生了孩子。敵人的飛機不斷轟炸，白天不能走路。夜間行軍，翻山過水，雨後的道路全是濕滑的泥漿。敵人從幾方面包圍我們，我們碰到了很大的困難。我們這樣走了好幾個月，你的身體越來越壞了。你虽然是軍政治委員，你的生活却完全跟一般戰士的生活一樣。你的身體虽然一天天坏下去，你

的精神始終是那麼愉快！不管碰到怎樣的困難和危險，你總是那樣地鎮定。記得有一次，你病得很厲害，正在打針時，敵人來了。緊急搶渡過河，我們全身都被河水澆濕了。但我在你臉上看不出一絲一毫的驚慌。

紅二方面軍在西康的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你與總司令及其他許多同志一起進行反對叛徒張國燾的鬥爭，使第二方面軍全體和第四方面軍一部分順利到達陝北，與第一方面軍會師。記得在一九二七年，你曾領導青年團進行反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積極擁護黨的革命路線。你是善於團結人的，但你首先堅持原則，堅決反對無原則的遷就。

過了甘孜，我便在阿巴草地上生了孩子。我產後什麼都沒得吃，只能吃草，總司令和你竟親自釣魚給我吃。偉大的同志愛，真象春天的陽光一樣溫暖了我的心。

一九三六年陝北根據地已比較巩固，在西康的女同志們都到那里去。我背着孩子同你分別了。不久以後，我們又在陝北會面了。你在延安常常感冒，常常牙痛，你在病中始終堅持工作。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蔣介石匪幫進犯延安後，你和毛主席等中央負責同志一同留在陝北。你那時的血壓一天天高了。你帶病在陝北米脂楊家溝研究土地問題，研究了好幾個月，做了一個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蔣介石匪軍在陝北被粉碎以後，你到了河北的平山。你已經病得很厲害了，你帶病在平山參加了黨的二中全會，又在北京先後主持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你在青年團代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時因為身體不好，已經沒有氣力把長篇報告讀完，後半由另外的同志代你讀完的。因為在團代表大會期間工作過度疲勞，這才去休養的。今年你的健康有了好轉，你又馬上要求工作。黨征得醫生的同意給你少量的工作，但你做得太多

了，想得太多了！你准备明年的組織會議，召集邯鄲、武安縣委書記和村支部書記來談話。你研究朝鮮的战局，你在逝世的前夕还在看朝鮮地圖。你諄諄告誡我們要節約，常常問我們的菜金有沒有超过标准。你是这样尽忠于党和人民的事業，这样爱护國家的資財，这样关切友鄰國家的反帝斗争！

弼时同志！我帶着满怀的悲痛向你宣誓：我一定接受你的遺教，學習你的榜样，全心全意献身于人民革命事業，坚决参加反对美帝國主义侵略的斗争！我一定要好好撫育子女，讓他們繼承你的遺志，繼承你的事業。你安息吧！

（原載“中國青年”52期）

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紀念惲代英同志殉難26周年

沈 葆 英

1922年，我17歲的時候，擺脫了封建家庭的生活，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學校讀書。

那時，代英同志在中華大學附中當教導主任，我二哥是他的學生，他們正辦互助社，常在我家開會，有時還給二哥補習功課。我的英文不好，也找代英補習，他很耐心教我，把桌上擺的一些書籍、文具、茶具等英文名稱，教我學會，再教文法，然後教我會話：他用英語問一句，我也用英語答一句。我學得很有興趣。他還常給我講地理和歷史知識，他講鴉片戰爭、林則徐燒鴉片的故事，非常生動。我拿他和我們學校的老

師比較，覺得他有很多長處：熱情，耐心，講得深刻，有風趣。每逢他來了，我們兄弟姐妹都歡迎他，把他當作好老師。

1923年，有一天，我無意地從二哥那里看到一本“中國青年”雜誌，里面的文章談的是：什麼升學呀，選擇職業呀，女子參政呀，馬克思學說呀，剩餘價值呀……，都是青年所關心的問題。二哥告訴我，代英就是負責編輯中的一個。我便要二哥給我訂了一份“中國青年”。

“中國青年”成了我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每篇文章都看，特別注意看代英寫的文章。我看了，把它秘密地壓在其他同學的枕頭下，挨房挨床地傳閱，就這樣，“中國青年”在我們學校里廣泛地傳開了。進步的同學都紛紛參加黨的外圍組織“讀書會”，我也參加了。每天閱讀“馬克思主義淺說”、“共產主義ABC”等書籍，有了問題，就寫信問“中國青年”編輯部，代英或肖楚女總是給人滿意的答复。

“中國青年”，使我受到了革命的啓蒙教育，共產主義理想在我思想上慢慢樹立起來。1924年我便加入了“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英文簡稱）。這時，代英在上海、廣州等地奔走革命，我們常通信，談些革命道理，我們志同道合，書信往來已超過一般同志的情感了。

1926年秋天，北伐軍占領了武漢。當時，我剛從學校畢業，在武昌省立一完小教書。

一日黃昏，代英來學校找我，原來他隨着北伐軍回到武漢，是武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總教官。我聽他談北伐故事，直到深夜。

學校里教職員、學生見代英回來了，都要他演講。他講話十分生動，有條理，富于鼓動性，會場里四、五百人，都被他

的話吸住了。講完了，听众还不滿足，要他繼續講下去。他常被邀到學校演講，不少學生在他的影響下，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不久，我和代英結婚了，我除了當教員，還兼省婦協的秘書，常要給婦協寫通訊、宣言，我不會寫，代英幫助我，我寫個初稿，給他看，他從觀點到文字、結構，一一指出有那些毛病，應如何修改，一篇文章要反復修改多次。記得我寫“戀戀不舍的裹腳癮”，是反對婦女裹足的，就修改了四、五次。有時心里急躁，他就鼓勵我，說，文章是給大家看的，不能不慎重。

代英工作忙，深夜才回家，我們聚在一起閑談的時間并不多，但我們却互策互勵，互敬互愛，感情十分真摯。

馬日事變發生了，國民黨叛變了革命，準備屠殺共產黨員，局勢顯得很緊張。

一天下午，代英回家了，神情憤慨，對我說，國民黨已通緝他了，要走了。我問：“什麼時候走？”他說：“馬上就離開。”我要同他一塊兒走，他說，離開武漢，不是逃避，是去組織戰鬥，不能帶我去。又叮囑我，好好注意掩蔽，萬一被國民黨捉去，不要動搖，不要怕犧牲，永遠堅持到底。

代英走后，我沉思了兩個鐘頭，覺得不能呆在家里，便脫下旗袍，換了件長衫子，帶頂禮帽，把短頭髮盤在里面，扮作男裝，離開了家。在江邊搭上小船，順江北上，又跋涉了幾十里崎嶇的小路，來到漢陽鄉下一個遠親家里。

第二天，三姊趕來鄉下看我，她告訴我走后發生的事。他說，一部分共產黨員被國民黨屠殺了，電綫杆上還掛着血淋淋的人頭哩！在我离家后不到一小時，屋子里外前后都布滿了敵人，他們搜查我的房間，將我和代英的相片、畢業證件，盡都收去。他們發現我的洗臉盆里的水還是溫熱的，以為我們藏着，

硬逼代英的老父和子強弟，要把代英和我交出來，沒有結果，他們便把父親和子強弟捆綁着，帶走了！

这些暴行，是多么令人憤慨！

我住在漢陽鄉下親戚家里，除親戚外，別人都不知道我的底細。親戚叫我“四姑娘”，从不提名道姓。与外面的联系都断了，只三姊偶尔來看看我，帶些書來。

沒有工作，沒有同志，日子過得真悶。我時刻都怀念代英，不知他正做些什麼。

1928年的春天，三姊帶來了代英的信件，信上是化名，寫得很簡單，他在香港，叫我到香港去。

第三天，我就動身了。從漢口乘船到上海，在上海換了海輪到了香港。到香港，正是黃昏時候，我便直到代英信上約定的旅館里住下。在香港，我沒個熟人，又不知代英住處，心中正自納悶，代英却帶着笑走了進來。他說，此地不是談話處，便領我到他工作的地方去。

代英自寓武漢後，參加了南昌起義和廣州暴動，然後到了香港，秘密地作黨的工作，我來了，便直接在他領導下做宣教干事，他教我收集整理國際國內政治材料，要注意階級敵人內部的矛盾。他告訴我，在工作室裏，要注意窗戶以外的事，要有高度警惕。當時香港的環境是複雜的，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特務到處橫行，我們的住處，是租的老百姓的房子的二樓，在房子里，也要特別機警。

代英有時在家里開會，有時出去布置工作，夜以繼日，他的臉瘦削而蒼白，但精神卻飽滿。在他們開會時，我便在樓下放哨警衛。

有一天傍晚，同志們正在樓上開重要會議，我一人坐在樓

下把門关上，时时注意着門外的动静。忽然一陣敲門声，很急，这不是自己人敲門的声音（我們敲門都有暗号的），我急忙上楼去报信，就在我上楼的时间，楼下的房东把門打开了，大批巡捕蜂拥到楼上，他們一面搜查，一面把同志都捆起来，又拿着槍对着我的胸口，硬要我在同志中間，指出誰是我的“男人”，我知道他們的用意，他們是想讓我說出誰來，就确定誰是主持人。其实代英这次恰巧不在家，沒有参加开会。我便說，我是刚从內地来找親戚的，不認識这些人，巡捕又百般威脅我，我只裝作不知。他們見我身穿旗袍，脚穿皮底鞋，不像香港打扮，便气势汹汹的把几个男同志逮走了。

同志們被帶走以后，我趕緊把晾在窗外的一串辣椒收了，（这是表示出了事故的信号，外面的同志就不会再來了。）自己也不能仍呆在这屋里，便也走了。

大街上灯光耀眼，我尽揀暗地走，也不知走了多远。夜深了，我才走進一間普通房子，以刚从外地來，找不着旅館为理由，向主人借宿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又在街头流浪。

代英也不知在哪里，捉去的同志也不知怎样，我心里真不好受。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当我在街头徘徊的时候，忽見代英远远而來，見他的眼色，知道不应在街上說話，便尾随他走，來到另一間屋子里。

我和代英談起这几天的境遇，流露出难过的感情，他觉察出來，风趣地鼓励我說：“你看，又是小姐脾气了。革命是免不了風險，免不了牺牲，要受得住考驗。我还以为你也被捕了的。你掩蔽自己，还算有机智的。”

1929年，代英和我都在上海，他担任党中央宣傳部秘書

長。党的四中全会正在上海举行，我白天忙于会场纪录，晚上还要整理材料。这时，我已生了个儿子，但我不能仔细照顾他，我出去工作，便把他搁在床上，让他一个人躺着、哭着。我们经济不充裕，买不起奶粉，而我因工作忙、身体弱，奶水也不足，孩子营养不好，瘦小得很。

有一晚，我抱着孩子喂奶，孩子没吃饱，哭个不休。看着那枯瘦的儿子，我不禁也掉起泪来。正在此际，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说：“这不是奶粉吗？”我一看是代英，手里拿着一盒奶粉。我全明白了。代英工作是那样忙，每天到半夜才回，还不睡，却要坐下来译书，原来是为了奶粉！

我觉得，在我眼前，摆着两重任务：若要做好工作，则难带好孩子；若要带好孩子，便难做好工作。内心感到非常矛盾。代英却以乐观精神，为我分析，他说，目前困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阶级敌人存在，目前要打击敌人，就要面对着困难，不在困难面前徘徊、却步。他说，要去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添加革命的力量；孩子也要安排得当，我们艰苦奋斗，也是换取下一代光辉的未来。他说，共产党人没有党性和母性的矛盾。他建议把孩子安排在托儿所里。

听了他的话，我心情便开朗起来。我便把孩子送进私人的托儿所。这时孩子仅只八个月。

1930年春，党内正开展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代英是坚决反立三路线的一个。可惜当时党还缺乏经验，反派他去下层直接领导行动委员会，我也被派到闸北区委会做工作。

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发动工人群众，我穿上工人服装，进缫丝厂作工人。我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乍与工人接近，办法不多，代英常叮嘱我接近工人应注意的事情，逐渐我同工人

熟悉了，有空便教他們識字、唱歌，歌詞都是編的，在歌詞中貫穿着階級教育。比如有一支叫“女工苦”的歌：“小小年紀小姑娘，手持飯菜筐，冷飯半碗留下充飢腸。進工廠，北風吹進破衣裳，十幾個鐘頭真是長，望不到出廠。”唱着，有的女工便落淚了。代英認為這方式是好的。

我還負責代英的保護工作和“交通”（即是聯絡送信的），每天起床，我就把他需要的東西准备好，又給他衣袋里放幾個零錢，以便買燒餅充飢。然後他到滬東去工作，我便到閘北繅絲廠。下午我下工了，又給代英送信、和其他同志聯絡。雖然艱苦，但工作得很有樂趣。

四月十九日，代英照例到滬東去開工人活動分子會，他扮成工人，穿的工人服裝，把那付深度的近視眼鏡也脫去了。會議結束，他離開時，在馬路上，突然碰到便衣特務在搜查行人，他迴避不及，特務們要他舉起手來，搜查他，並把他捉去了。

這消息我是在閘北區委那里聽到的，我焦慮得不知怎麼辦才好。區委的同志勸慰我，要我鎮定下來，並說我不能再回家庭里，我當天便搬到閘北貧民窟和女工住在一起了。

代英被押到南京的中央軍人監獄里。聽說他在逮捕時，把自己的臉抓破了，血流滿臉，敵人沒認出他就是譚代英，他却借此掩護了身分，化名王作霖，說自己是個普通工人。“普通工人擅自開會，也有罪”，國民黨的官員說。便把他判了幾年徒刑。

在監獄的日子里，看書寫信是很不易的。但代英很結人緣，（又有黨內作工作的人）托人秘密地買進一枝鉛筆，就偷偷寫信發給我，信中字迹模糊，內容多系暗語，但我猜得出他是暗示我：要好好工作，好好保護孩子。

有一次，我拿著一個小包去探視他，從上海搭火車到南

京，下車又走了几十里荒涼的野地，就到了一所黑鉄大門的圍牆里，警察把我引过几層陰深深的暗道，來到一間小屋里。這屋子牆上有塊四方的小洞，隔牆三尺远的對面牆上也有這樣一塊小方洞。远远傳來一陣鉄鏈的聲音，——是沉重的脚鐐聲，兩個看守拉着代英來了。我看他頭髮長長的，穿着囚衣，不覺一陣心酸，就哭着，只問了句：“你怎么哪！”喉嚨哽塞便再也說不出什麼來。

代英的態度却很鎮靜，他說他身體還好，沒有生過病。他說，刑期滿了，還能像過去一樣，生活在一起。剛說到這裡，警察走過來，向我瞪着兩眼，我哭着求警察，說：“他是病人，你放他出來吧！”警察大聲吼叫着：“時間到了，不許說話了。”代英看了我一眼——眼光是多么堅定！就被兩個看守拉走了，我急忙伸手去拉他，可是那里探得着呵！

黨決定挽救代英出獄，很多負責同志都為他奔走營救，事情進行得有點眉目，因為代英沒有暴露身分，有出獄的可能。一天，帥大姐來找我，給我送來救濟費，滿愉快地對我說：“恭喜你，代英同志有出獄的希望了。”我忙着給代英買了兩件衣服，并把房子收拾干淨。

一天一天地過去，代英還是沒出獄，情況突然惡化了，叛徒顧順章出賣了代英，國民黨知道他就是偉代英，出獄的希望成泡影了。

1931年4月29日中午十二時，代英犧牲了，他身中數槍，躺在血泊里，還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勞動人民團結萬歲！”

從此，我和代英同志永別了！他的精神，他的聲音笑貌却銘記在我心中。我擦干了眼淚，踏着他的血跡繼續戰鬥！

祖國青年們的燦爛花朵

——憶“少共國際師”

肖 華

象嚴寒的冬季已過，和煦的春天來臨一樣，我們偉大的祖國在擺脫了水深火熱的災難之後，正欣欣向榮地沿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前進！我們這些曾經飽嘗戰爭風霜的人們，當親眼看到了祖國的青少年一代在燦爛美好的生活中蓬勃成長的時候，內心里充滿了壓抑不住的喜悅和激動！我們滿懷信心地歌唱着祖國的新生，百倍地贊美她光輝的未來；也為所走過的崎嶇曲折的道路、為黃金般的青春所留下的難以忘懷的甜蜜回憶，而興奮不已！親愛的朋友們！我願意為你們舉出這些記憶中的一個片斷。它雖然已是二十幾年以前的事了，但它的革命光輝始終是激勵和鼓舞我們前進的一種力量。

我們就是“少共國際師”，

九三日在江西誓師出征去，

堅決的果敢的武裝上前綫；

最後的一滴血為着新中國。

（摘自“少共國際師歌”）

“少共國際師”是富有革命戰鬥傳統的我國青少年們，忠於國際共產主義和熱愛新中國的一個光榮生動的標志。

這是1933年的事。那時祖國的天空還被陰暗的雲霧籠罩